

見她正在飛走嗎？她又會看到我在睡覺或在找她嗎？飛走等於死掉，死掉等於很痛嗎？那麼，她將會微笑地看著我並揮揮手，還是痛苦地升天？越是無解越是焦慮，更不敢告訴媽媽我常常想到她會死掉，因為這隱約是個禁忌。在睡前漫長的煎熬裡，我總懊悔來不及和媽媽親吻擁抱，也因此常躲在棉被裡無助地獨自飲泣。覺得自己如此地不知所措和無能為力。

奇妙的是，當我數次思及媽媽靈魂的去處，當時所住的日式房舍木造天花板，便幻化為浩瀚穹蒼般，並感到無形中有人居高臨下注視著我，而我總因莫名敬畏與無所遁形而蒙上棉被睡去。及至今日，偶爾返家和媽媽同眠一榻，望著總比我先睡去的她，還是無限地依戀與思念，像兒時般盼著天一亮、眼一睜便能再看到媽媽。那是情感安定的源頭。

在我信主後重新回想幼時曾經歷的這一切，便希望開明的媽媽能夠與我的靈魂有同一歸處。有回媽媽突然莫名地頭暈嘔吐，冷汗濕了衣衫，全身無力癱軟。當時我和也已信主的弟弟正巧都在她身邊，於是懷抱著媽媽齊心禱告。我求神救她肉身與靈魂，我無法再次面對媽媽如外婆般地離去。而弟弟索性趕起了撒但，在閉目禱告中，他看到一個令人打寒顫的小黑影自媽媽身上離去，我則感到一股無形的壓力消退。接著，媽媽身體回溫，平靜舒坦，弟弟再次於禱告中看見主耶穌懷抱著一隻小羊。我們欣慰地揣測媽媽被揀選，她也順從地同做感謝禱告，雖尚未

認識主，卻已經歷主的大能與大愛。

日後父母同時信主並得了聖靈，從此，我不需再於每年的母親節聚會中，看著別人的媽媽分享主的恩典，而我卻是獨享，無法與至愛的媽媽同享。尤其別人能確定將來回天家與媽媽重聚，而我的媽媽劬勞一生竟要面臨硫磺火湖。感謝主，再次鑑察我心並垂聽我的禱告。

## 主啊 如今我等什麼呢 我的指望在乎祢

You are my work of art with love.（你是我以愛完成的藝術作品）——這句話曾經是我寫給此生終將無緣謀面的孩子，做為見面禮的小卡片。

我的任何一位好友都深知我對孩子的重度渴望，以及對成為母親的極度嚮往。而自身經歷了教育體制與環境的不適應，和對於潛能開發的高度興趣，使我早已涉獵西方無框架的自由創意學習。我幻想著如何陪伴小孩從玩耍中探索世界。對於童年的美好，我不想輕言別離，更奢望藉著孩子領我穿越時空重溫舊夢，回歸赤子或許更接近天堂。

偶爾獨處便彷彿尋得一祕密基地，想像我的孩子將會是什麼模樣，我們將如何分享與對話。無奈，這母性的拋物線始終找不著落點，因而我試著找尋出口，試著在每個安息日午餐後，守著教室門口，欣賞著小小孩的創意對話。當他們躺著翻滾耍賴，我便在

心中自行配上巴哈無伴奏大提琴曲；當他們彼此推擠，我便將配樂換成命運交響曲。這些個樂趣，我只能暗自在想像裡享有。

然而，每當下課門打開的那刻，從來沒有一個可愛的小天使在意我的停駐，天使的目光永遠越過我，身子漫過我，熱騰騰地奔向小別重逢的媽媽，獨留我這個佇立門口兀自心碎的局外人……。

我堅信一個女人必須成為母親，人格才會更臻成熟，生命才算完整，也才有機會習得真正的無私與奉獻。為人母的想望勝過為人妻，我並持續地為自己的母親夢做準備。即便在未信主時，也因為情感上的害怕別離，以及曾經的優生學考量，致使在對象的選擇上因噎廢食地不敢輕舉妄動。我自小的冒險性格在這些事面前顯得膽怯懦弱。

悄然無情的歲月已翩翩來到坐四望五的檻上，眼睜睜地看著一路的期待與準備終將徒然，我當如何自處？每年一度的母親節特別聚會之於我，無異是傷口上灑鹽。一切精心的安排竟叫人如坐針氈，又像靈魂俯視自身肉體般地疏離無感，只是年復一年地提醒著我人生最落空的美夢。我始終不解這樣的聚會型式是怎麼開始的，我只知它行之有年，並博得在座多數家庭的歡笑。

在這至今未曾屬於我的日子裡，我之所以來到神面前，無非是微小地試著祈求神祝福或安慰的話語。恕我無力分享這些個眼目上看起來的歡樂，我需要的是靈裡深處的。因我

無緣體驗孩子帶來的歡樂，我只能指望神。

就在某日得空發愣放空時，忽然有股意念直貫腦海，頓悟般地覺醒：沒有小孩又何妨？是啊，沒有會怎樣？霎時不解過往長年的執著，喔不，是執取，非取得我想要的不可！痛苦於焉而生，也被自我捆綁，並枉顧體力心力皆衰退的現實面。而奇妙的神，竟在彈指間不費吹灰之力地點醒我並釋放我。凡事一體兩面，我開始有能力看見沒孩子的好處。

我一度深怕所謂的頓悟只是自我安慰與暗示，但當我鼓起勇氣一次又一次地去碰觸，這曾經使我天崩地裂般沒指望的無子之苦時，我竟一再地經歷那來自於神的恩典：平靜安穩得絲毫不覺波動與疼痛。我確定我終於解脫了。曾經，我思索著此生當如何延續母女之情的溫度，如今，我當思索的是如何延續與神情感的溫度。藉著神，我無法成為母親的心情，得以豁然開朗。而沒有家庭瑣事羈絆纏累的餘生，無論何往海闊天空，就任憑祂隨意引導吧！

Oh Yes，儘管來吧，母親節！



曾經，我思索著此生當如何延續母女之情的溫度，  
如今，我當思索的是如何延續與神情感的溫度。

# Oh no, 別叫我過母親節！

文/Suyu 圖/詩韻

藝文

專欄

心派生活



主啊，我的心願都在祢面前，我的歎息不向祢隱瞞（詩三八9）。

## 母親是永遠的鄉愁

雁陣兒飛來飛去白雲裡 經過那萬里可曾看仔細 雁兒呀 我想問你  
我的母親可有消息

秋風哪吹得楓葉亂飄盪 噓寒呀問暖缺少那親娘 母親呀 我要問您  
天涯茫茫您在何方

明知那黃泉難歸 我們仍在癡心等待 我的母親呀 等著您 等著您  
等您入夢來

——歌曲〈母親您在何方〉

兒時初學此首歌曲，雖不甚了解詞意，總覺得有淡淡的優美傷感。特別喜愛在夕陽西下，倦鳥歸巢時分哼唱，卻總被媽媽提醒：這是首「媽媽死掉的人」才唱的歌！

學齡前的日子一度與外婆同住，身為第一個孫子總特別獲得疼愛。在有限的財力下，外婆盡力地裝扮打點我，於是我總燙得一頭時尚捲髮，身穿花俏洋裝，腳踩華麗「類高跟鞋」，一手拎紅色小皮包，一手持日本製三段式折疊小碎花洋傘，一身出自高雄鹽埕區港口的舶來品行頭，跟進跟出地招搖過市。

每日午後，老是被外婆拽著強行午睡，睡前不忘一再叮囑她：記得叫我起床，一起做晚飯！然而在百無聊賴終至昏睡後，往往是被廚房的鏗鏘聲喚醒，我總驚慌跳起，憤而下樓興師問罪。接著我便搬來自備的小板凳，再踮起腳，方能構著灶的高度。於是，兩個女人的戰爭再起，外婆總要驅離我以免礙事。而我總不解為何小孩不能幫忙做菜，連觀看都不行，那看起來和扮家家酒無異啊？如此的爭執戲碼週而復始地上演，未料，這點滴竟匯流成日後思念的河……。

無奈外婆來不及認識神便驟然離世，死時痛苦掙扎。這屬靈的奧秘我無能為力，在無人為難之下，已信主的我終究選擇了不見最後一面也不送別。因我無力招架，為了不讓這一切在腦海裡留下具體鮮明的畫面，也不想日後在記憶中播放這傷感的影片，遂決定像個孩子，假裝沒事，欺騙自己外婆只是

出遠門，不是離棄我。

作家張愛玲說過：看似無情，其實是最深情的。我已顧不得他人如何看待我的未出席，我只暗自期待生離死別能像船過水無痕。於是，從此每逢母親節我只能求告神：讓我鎖上記憶不再想起。然而，陳封終非治本之道，我轉求神親自抹去傷痛的印記，除祂之手別無良藥，所幸在思念尚未成疾之際，我即被療癒了。

時移事往，外婆對我啟蒙了打扮和做菜，而那些個華麗的、搖曳的、碎花的小鞋、小包、小傘，一概遺留在記憶的長河了。如今，僅剩我獨自一身邋邋地烹煮。

## 時候到了 祂必開道路 雖未看見 祂已看顧

「小弟弟小妹妹，放學回家很神祕，每人藏一朵小紅花，同向媽媽行個禮。小弟往媽媽肩上爬，小妹往媽媽懷裡擠，一個把花向頭上戴，一個把花向襟上插。手忙腳亂真可愛，樂得媽媽笑哈哈！」當我和弟弟就讀幼稚園時，每逢母親節都會拿著皺紋紙做的康乃馨，邊唱邊照歌詞做動作，並要求媽媽表演最後一句「樂得笑哈哈」。然而，白日的嬉鬧淘氣，總不敵夜裡的傷感細膩。

由於爸爸經常出差不在家，我每每望著身旁已入睡的媽媽，深怕她一覺不起，自此與我別離。我想像若媽媽離開我，她究竟會去哪裡？是往上飛還是消失於空中？我會看